

社会主体视角下的汉语方言保护研究

雷 凡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在快速城镇化与普通话普及的背景下，汉语方言保护面临着挑战。传统的方言保护多侧重于语言本体的静态记录，而忽视了语言使用者的主体地位。本文引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以社会主体的视角探讨方言保护工程。人民群众是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是方言保护的真正主体，因此必须注重社会主体在方言保护中的核心地位。通过激发方言使用者的内生动力，倡导语言学研究从“客体记录”向“主体赋能”转变，从而建立普通话与方言和谐共生的语言生态。

【关键词】：汉语方言；方言保护；社会主体研究方法；语言规划

DOI:10.12417/3041-0630.26.08.022

1 引言

语言不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和文化遗产的载体。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全面普及，汉语方言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许多方言正处于濒危或加速衰退的状态。近年来，国家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重大项目，语言学界也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方言的调查、记录与建档。

然而，从语言学视角审视，当前的方言保护工作往往存在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虽然一直在强调“活的语言材料”的重要性，但是，研究习惯仍然更多地聚焦于“死的语言材料”；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强调，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引入语言学的研究与方言保护研究，意味着我们要将目光从静态的语言文本，转向鲜活的语言使用者，探讨如何激发社会主体在方言保护中的能动性。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语言学领域的具体应用，也是破解当前方言保护困境、实现语言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与语言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核心在于确认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语言学研究。

2.1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与主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不是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符号系统，而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汉语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结晶，是特定地域内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约定俗成的交

际工具。方言的产生、发展、演变乃至消亡，归根结底是由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所决定的。

2.2 方言保护的本质是维护主体的文化权益

在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视域下，方言保护往往被等同于“语料的保存”。语言学者携带录音设备深入乡村，寻找发音人，记录下语音面貌后便将其封存于数据库中。这种做法虽然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语言档案，但并未真正“保护”住方言的生命力。从社会主体研究方法来看，方言不仅是客观的交际工具，更是言语共同体的情感纽带、身份认同和文化根基。方言保护的本质，不应仅仅是保存一套发音规则，而是要维护方言使用者的语言尊严，保障他们在特定社会生活领域使用母语的权利，延续其依托于方言的乡愁与文化记忆。

3 当前方言保护中的主体困境

运用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审视当前的方言生态，可以发现，方言衰退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是方言使用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异化”与“失语”。

3.1 主体意识的自我贬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主体的能动性首先表现为主体意识。然而，在推普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部分地区也衍生出了一种单一的语言价值观。在刻板印象下，许多方言母语者产生了严重的“语言自卑感”。他们不仅在公共场合主动放弃使用方言，甚至在家庭内部也拒绝向下一代传递方言。这种主体对自身创造的语言文化的自我否定和贬抑，是方言走向濒危的最致命内因。当主体主动切断了与方言的联系，任何外部的抢救性保护都将是无源之水。

3.2 主体实践空间的急剧萎缩

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使用，即在于主体的社会实践。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城市化，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解体，方言赖以生存的地域性言语社区被打破。同时，在教育、大众传

媒、公共服务等领域，普通话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方言的实践空间被严格压缩在家庭和极少数非正式交际场合。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方言已经失去了作为获取信息、日常交际的“工具价值”。实践空间的萎缩，使得方言脱离了主体的现实生活，逐渐沦为一种无用的“屠龙之术”。

3.3 保护主体从“群众”到“精英”

在当前的方言保护实践中，存在着明显的“主体错位”现象。方言保护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多为政府官员或文化精英，而真正使用方言的底层民众却往往积极性不高。专家学者将方言视为学术研究的“客体”和“语料”，但更多的是为了学术研究；而当地群众并未从这些学术成果中获得反哺，依然觉得方言保护“与己无关”。这种缺乏群众广泛参与的精英式保护，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导致方言保护缺乏深厚的社会根基。

4 社会主体视角下的方言保护路径

马克思主义强调，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面对汉语方言的衰退危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运用社会主体研究方法，从唤醒主体意识、拓展实践空间、转变研究模式等方面，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方言保护新路径。

4.1 重塑方言主体的语言自信

方言保护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主体的思想认识问题。必须在全社会树立“主体多元、和谐共生”的科学语言观。要明确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并不对立，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是维系国家统一和促进跨地域交流的必需；而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维系乡土情感的纽带。两者在社会主体的语言生活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完全可以实现“双言双语”的和谐共存。积极地宣传教育，消除方言母语者的语言自卑感，可充分利用新媒体，挖掘方言中的文化底蕴、历史智慧和幽默元素，让群众认识到方言是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当母语者重新建立起对自身方言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方言保护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2 让方言回归主体的现实生活

语言只有在主体的交际实践中才能保持活力。保护方言，

就必须为其创造适宜的使用空间。家庭教育中应鼓励年轻父母在家庭内部与子女使用方言交流，打破只教孩子普通话的习惯误区，让儿童在自然状态下习得母语，实现方言的代际传承。方言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农耕语境中，必须与现代社会主体的文化需求相结合。近年来，各种方言媒体文化的兴起，证明了方言在现代流行文化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应鼓励大众使用方言进行创作，让方言以更加时尚、鲜活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在医疗、养老、服务等特定领域，针对老年人等不熟悉普通话的群体，提供方言服务，不仅是方言保护的需要，更是尊重和保障社会主体基本权益的体现。

4.3 寻找从“客体”到“主体”的新的研究思路

作为语言学者，我们必须反思传统的研究模式，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贯彻到学术实践中。语言学家不能仅仅做方言的“标本采集者”，更应成为方言社区的“文化赋能者”。在进行方言调查时，不仅要记录语音词汇，还要关注发音人的语言态度、语言生活状况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在研究成果的转化上，也应致力创作更贴近大众生活的方言文化产品，将学术成果“反哺”给言语共同体。推动“参与式”方言保护，鼓励和帮助大众积极守好地域文化，讲好家乡故事。让群众从被动的“发音工具”转变为主动的方言“记录者”“传承者”，方言保护才真正落实到了社会主体之上。

5 结语

汉语方言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农耕文明与地域文化孕育出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方言的式微似乎是一个严峻的客观趋势。然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告诉我们，人绝不是被动适应环境的客体，而是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创造者。

方言保护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千千万万的方言母语者。只有坚持人民立场，将社会主体置于方言保护的核心位置，唤醒群众的文化自觉，拓展方言的实践空间，实现语言学研究向主体赋能的转变，我们才能在普及普通话的宏大叙事中，为汉语方言留下一片生机盎然的自留地。这不仅是对语言多样性的维护，更是对人民群众文化创造力的尊重，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3] 庄初升.汉语方言的代际传承与活态保护[J].人民论坛,2024,(14):102-106.
- [4] 安慰.大力推广普通话下方言的传承与保护[J].中国民族博览,2025,(15):229-231.
- [5] 石韞歆.多措并举打开汉语方言保护新局面[J].文化产业,2023,(21):7-9.
- [6] 丁韵.方言保护的意義及路径论略[J].泰州学术,2020,(00):149-153.